

客贛方言的「支與脂之」之別及相關韻
攝的層次分析

江敏華

中國語言學集刊

第六卷第一期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UME 6, NUMBER 1

2012

中古以後：音韻、詞彙與方言

Middle Chinese and After: Phonology, Lexicon and Dialects

特邀編輯：何大安

Guest Editor: Dah-An Ho

紀念李方桂先生中國語言學研究學會

LI FANG-KUEI SOCIETY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香港科技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客贛方言的「支與脂之」之別 及相關韻攝的層次分析*

江敏華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本文探討客、贛方言支脂之三韻字的讀音，運用語音層次分析的方法，將客贛方言止攝開口字分析為兩個文讀層與三個白讀層。文讀層皆為支脂之不分，為客贛方言止攝字的主體層，而贛語更常見較接近官話的文讀層Ⅱ。白讀層有兩個「支」與「脂之」有別的層次，以及一個支脂之不分的層次。透過觀察與比較方言內部相關韻類之間的分合情形，本文分析支韻字讀音與相關果、遇、止、蟹攝讀音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並以此探討客贛方言的異同。

關鍵詞：客語、贛語、層次分析、止攝、果攝、遇攝、蟹攝

1. 前言

《切韻》音系中支、脂、之三韻的分別在現代方言中是否有所反映，是漢語方言學者十分關注的議題。學者對這個現象的關注，除了由於陸法言《切韻》序「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以及顏之推（531-591 A.D.）《顏氏家訓·音辭篇》「北人以庶為戍，以如為儒，以紫為姊」共同透露出南北朝末年南、北方言在魚虞以及支脂之韻的分合有所差異外，也由於支、脂、之三韻在現代方言中的確表現出不少分歧的現象。這三韻的分合表現，不只關係著現代方言如何體現漢語中古的音韻系統，更牽涉到漢語方言經歷漫長的歷史演變，在「同質分化」與「異質匯合」兩種作用力的交互作用之下，所形成的錯綜複雜的現象。漢語方言語言層次疊置的現象十分豐富，就是「異質匯合」在方言中作用的結果，其中又以中國東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客贛方言關係研究——音韻、詞彙與語法比較研究」（NSC99-2410-H-001-093-MY2）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初稿曾發表於「漢語方言語音層次研討會」（2011年10月29-30日，上海：復旦大學），獲得與會學者的寶貴建議，投稿後更承蒙匿名審查人惠賜意見，使文中的錯誤和疏漏得以減至最低，特此深致謝忱。當然，本文如有任何思慮不周之處，責在作者。

南方言的表現特別明顯。支、脂、之三韻由於歷經從分立到合流的大幅度音韻變遷，在「異質匯合」方面的表現也就益發明顯，許多方言在支、脂、之三韻的表現上，都顯示出它匯合了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來源的音韻層次。各方言或因不同層次音讀之間彼此競爭或替代的結果不同，或因與不同韻攝的讀音合流及共同演變，而產生了各種複雜分歧的方言現象。

本文探討客、贛方言止攝支、脂、之三韻開口字的讀音表現，我們以目前《中國語言地圖集》、《漢語方言地圖集》或各調查報告歸為客、贛語的方言為研究對象，儘可能窮盡式的收集各點語料，¹ 透過方言比較與方言內部韻類之間的分合情形，分析止攝字不同來源的音讀層次分布，以及各層讀音在客贛方言中所處的音韻地位；本文並探討客贛方言支韻字讀音與相關果、遇、止、蟹攝讀音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並探討相關的現象。

2. 支、脂、之不分的文讀層

大部分的客贛方言止攝開口字支、脂、之三韻不分，依聲母條件讀為 -i 或 -ɿ / -ɿ，以客家話的武平、揭西和贛語的南昌、蘆溪為例：²

¹ 本文儘可能窮盡式的收集各方言點語料，但所有曾考察過的方言點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出。本文中曾出現的方言點語料來源為：武平、南城、新余沙土、河源、揭西、陸川、建寧、寧化、翁源、清溪根據李如龍、張雙慶（1992）；南豐、永豐、宜黃、定南、永修、上高、蓮花、石城、東鄉根據劉綸鑫（1999）；蘆溪根據劉綸鑫（2008）；新余水西根據王曉君（2010）；黎川根據顏森（1993，1995）；都昌陽峰根據盧繼芳（2007）；于都根據謝留文（1998）；梅縣根據黃雪貞（1995）。南昌根據劉綸鑫（1999）及張燕娣（2007）；高安根據顏森（1981）及劉綸鑫（1999）；修水根據李如龍、張雙慶（1992）及劉綸鑫（1999）；長汀根據長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3）、李如龍、張雙慶（1992）及羅美珍、鄧曉華（1995）。東勢根據江敏華（1998）及個人田調所得；台灣北部四縣亦根據個人田調所得。地名中「新余」及「于都」按繁體字應為「新喻」及「雩都」，基於名從主人的原則，本文一律依當前簡體字寫法。

² 本文各表格中的語料，以斜線分隔者前白後文，有以小字標示文、白者，表示原始語料即已區分文、白讀，未標示者為經作者分析後所判斷的文、白層。語料的聲調標示 1 表陰平，2 表陽平，3 表陰上……依此類推，0 則為輕聲，數字後的 A 或 B 表示聲調依聲母送氣與否分調，A 為不送氣，B 為送氣；另有 ʔ 為 35 高升調，見於永豐，無規律（劉綸鑫 1999）。

客贛方言的「支與脂之」之別及相關韻攝的層次分析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Zhi 支 and Zhi 脂 / Zhi 之 and the Strata Analysis
 of Some Relevant Rhyme Groups in Hakka and Gan Dialects

〈表 1〉

方言點		武平	揭西	南昌 ³	蘆溪
例字	中古韻母－聲類				
皮	支－並母	p ^h i ²	p ^h i ²	p ^h i ²	p ^h i ²
離	支－來母	—	—	li ²	li ²
紫	支－精母	tsl ¹	tsl ³	tsl ³	tsl ³
知	支－知母	tsl ¹ _文 / ti ¹ _白	tʃi ¹ _文 / ti ¹ _白	tsl ¹	tʃl ¹
紙	支－章母	tsl ³	tʃi ³	tsl ³ / tʃi ³	tʃl ³
騎	支－群母	tɕ ^h i ²	k ^h i ²	tɕ ^h i ²	tɕ ^h i ²
比	脂－幫母	pi ³	pi ³	pi ³	pi ³
梨	脂－來母	ti ²	li ²	li ⁵	li ²
死	脂－心母	ɕi ³	si ³	sl ³	sl ³
私	脂－心母	sl ¹	sl ¹	sl ¹	sl ¹
師	脂－生母	sl ¹	sl ¹	sl ¹	sl ¹
遲	脂－澄母	ts ^h l ²	tʃ ^h i ²	ts ^h l ²	tʃ ^h l ²
屎	脂－書母	sl ³	ʃi ³	ɕi ³	ʃl ³
二	脂－日母	ni ⁵	ŋi ⁶	ø ⁶	ø ⁶
器	脂－溪母	tɕ ^h i ⁵	k ^h i ⁵	tɕ ^h i ³	tɕ ^h i ²
姨	脂－喻四	i ²	ʒi ²	i ²	i ²
李	之－來母	ti ³	li ³	li ³	li ³
字	之－從母	ts ^h l ³	ts ^h l ³	ts ^h l ⁶	ts ^h l ⁵
士	之－崇母	sl ³	sl ³	sl ⁶	sl ⁵
恥	之－徹母	ts ^h l ³	tʃ ^h i ³	ts ^h l ³	tʃ ^h l ³
齒	之－昌母	ts ^h l ³	tʃ ^h i ³	ts ^h l ³	tʃ ^h l ³
耳	之－日母	ni ³	ŋi ³	ø ³	ø ³ _文 / ni ³ _白
欺	之－溪母	tɕ ^h i ¹	k ^h i ¹	tɕ ^h i ¹	tɕ ^h i ¹
喜	之－曉母	ɕi ³ _文	hi ³	ɕi ³	ɕi ³
醫	之－影母	i ¹	ʒi ¹	i ¹	i ¹

³ 南昌「紙」字讀音前者據張燕娣（2007），後者據劉綸鑫（1999）。

以上材料顯示，客贛方言止攝開口支、脂、之三韻不分，例中的 -i、-ɿ、-ɿ、-ø 等韻母是依聲母條件而產生的分別，具體的情況整理如下：

〈表 2〉

	武平	揭西	南昌	蘆溪
幫端見曉影	-i	-i	-i	-i
精莊	-ɿ / -i	-ɿ / -i	-ɿ	-ɿ
知章	-ɿ / -i	-i	-ɿ / -i	-ɿ
日母	-i	-i	-ø	-ø / -i

客贛方言精、莊、知、章聲母主要有兩種分合類型，一類是精、莊、知、章讀為同一套舌尖聲母，如武平和南昌，這類型的止攝開口三等讀音在精、莊、知、章聲母後也大多沒有區別，⁴ 以讀為 -ɿ 為主；另一類則是精、莊與知二讀為舌尖聲母，知三、章讀為舌葉音或捲舌音，⁵ 如揭西和蘆溪，其止攝開口三等字也因聲母不同而有區別，精、莊聲母後讀 -ɿ，知三、章聲母後讀 -i 或 -ɿ。止攝開口日母字客語以 -i 為常，但贛語往往有特殊讀音，由蘆溪的文白異讀來看，贛語早期也應有 -i 的白讀音，-ø 是更晚受官話影響而出現的外來讀音，但無論 -i 或 -ø 都是支、脂、之不分的讀音。

值得注意的是，精、莊、知、章聲母下的止攝開口字讀音，除了 -ɿ 或 -ɿ 外尚有少部分讀為 -i，並且沒有特殊的聲母條件，如〈表 1〉中標粗體者。這種不能以語音條件解釋的變異，反映的是不同來源的歷史音韻層次。至於兩種讀音的時間層次的早晚，我們認為止攝精、莊、知、章聲母下讀為 -i 的時間層次應早於 -ɿ 或 -ɿ 的時間層次，主要有以下兩個理由：

一、就一般音韻變遷的觀點而言，止攝字在精莊知章聲母下讀 -i 的讀音和止攝字在其他聲母下的韻母相同，因此應該是較早期的讀音。我們知道，止攝字讀為 -ɿ 或 -ɿ 是以精、莊、知、章聲母為條件而分化的結果，然而這些精莊知章聲母字既然與其他聲母字歸屬於中古同韻或同攝，表示它們在早期具有相同的韻母，後來才由於聲母的不同分化為不同的韻母讀音。客贛方言止攝字在精莊知章聲母下讀 -i 的與止攝其他聲母下的韻母讀音相同，反映的便是止攝字尚未因聲母條件分化的讀音。

⁴ 少數方言聲母雖然沒有分別，但韻母仍與另一類型一樣分為兩類，如寧化。

⁵ 部分贛語還有知、章讀為舌尖塞音者，此為舌葉音或捲舌音的進一步變化。

二、武平方言「自」的讀音反映出具體的文白異讀。武平方言「自」有兩個讀音， $ts^{h1}3$ 與 $t\phi^{h1}1$ 。從聲調來說，「自」是脂韻去聲從母字，全濁去聲在武平方言與全濁上合流，文讀歸上聲，白讀歸陰平；聲調的文白讀與韻母的文白讀不一致並非完全沒有，但畢竟不是常態，因此武平的 $t\phi^{h1}1$ 應分析為白讀， $ts^{h1}3$ 則分析為文讀。從詞彙來說， $t\phi^{h1}1$ 用於客家話口語常用的「自家 $t\phi^{h1}1 ka^1$ 」（自己）一詞， $ts^{h1}3$ 則為單字讀音，二者的文白讀也清晰可辨。

將止攝精、莊、知、章聲母下 -i 的讀音分析為早於 -l 或 -ɿ 的層次，也可以較清楚地解釋客家話「知」字的文白異讀。客家話「知」字普遍有白讀為 ti^1 ，文讀為 tsl^1 的文白異讀現象。「知」字的文白異讀在聲母上的表現顯而易見，知母白讀舌尖塞音反映的是漢語音韻史中早期端知不分的現象，但其韻母 -i 相對於更早的白讀層讀音 -ai、-ie 等（詳下節），一般公認為文讀音，因此「知_白 ti^1 」屬聲白韻文，有文白配合不一致的現象。不過，就「知」字的兩個讀音：白讀 ti^1 與文讀 tsl^1 而言，聲母 t- 為白讀，ts- 為文讀，韻母 -i 為白讀，-ɿ 為文讀，並沒有配合不一致的情形，只不過韻母 -i 和 -ɿ 在更大的層次分析架構中，都可歸入文讀層。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文讀音與白讀音是相對的概念，當一個音類可以分析出兩個以上的層次，即使兩個讀音的時間層次都屬相對晚期的文讀層，也可以構成文白異讀。此外，文、白讀層次的競爭和取代是以聲母或韻母為單位的，以「知」字為例，白讀 ti^1 的韻母顯然經過層次的競爭和取代，而知母讀 t- 的聲母白讀層存留的時間相當長，以至於跨越了不同的韻母層次。

因此，客贛方言支、脂、之三韻不分的止攝文讀層可以再細分為兩個層次：

〈表 3〉

	精、莊、知、章聲母	日母	其他聲母
文讀層 II	-l 或 -ɿ	-θ	-i
文讀層 I	-i		

文讀層 II 的 -l 或 -ɿ 在客贛方言中還有 -ə 或 -ɻ 的語音變體，有時會被誤認為白讀層讀音，下文還會提到。

3. 支與脂之有別白讀層

在 -i 與 -i/-l/-ɿ 等高元音的文讀音之外，部分客贛方言止攝開口支韻字另有幾個元音偏低的白讀音，最常見的便是舐、蟻、徙等字的讀音與其他止攝字的

讀音不同，如下表中標粗體者：

〈表 4〉

	舐 支韻船母	蟻 支韻疑母	徙 支韻心母	寄 支韻見母
南城	ɕie¹	ɲie⁰	—	tɕi ⁵
高安	ɕie¹	i ³	—	tɕi ⁵
南豐	se¹	ɲi ³	—	tɕi ⁵
新余	se³	ɲi ³	—	tɕi ²
永豐	ɕie³	ie[↗]	—	tɕi ²
宜黃	ɕie¹	ɲi ³	—	tɕi ⁵
黎川	ɕie¹	ni ³	—	ki ⁵
梅縣	sai¹	ni ¹	sai³	ki ⁵
武平	sei¹	ɲei⁵	—	tɕi ⁵
河源	—	ɲie³	—	ki ⁵
揭西	ʃei¹	ɲie³	—	ki ⁵
陸川	sai¹	ɲe⁵	—	ki ⁵
長汀	ʃe¹	ɲe⁵	sai³	tʃi ⁵
東勢	ʃie⁵	ɲie⁵	sai³	ki ⁵
定南	sei¹	ɲai³	—	tɕi ⁵

上表中讀為 -i 韻的，是上文第 2 節所討論的文讀層，以「寄」字作對照，各方言「寄」字都讀文讀層的讀音，「蟻」字則有些方言讀為與「寄」相同的文讀韻母，有些則否。在文讀音之外，客贛方言還有 -ai / -ei 與 -ie / -e / -ie / -e / -ei 等較低元音的韻母可以出現在支韻的舐、蟻兩字，學者往往視為客贛方言支與脂之有別的支韻字讀音。也就是說，所謂「支與脂之有別」，是指支韻字的韻母至少有兩個層次，一個層次與脂之兩韻韻母相同，另一個層次與脂之兩韻韻母不同(謝留文 2003:514)。由於「支與脂之有別」比「支與脂之相混」的層次要早，-ai / -ei 與 -ie / -e / -ie / -e / -ei 等反映支與脂之有別的韻母讀音便是相對於高元音文讀層的支韻白讀層韻母。

由舐、蟻、徙三字的讀音可以看出，客贛方言支韻字白讀至少可以再分析出兩個讀音層次。如揭西「舐」與「蟻」分讀 -ei 與 -ie 兩個韻母；陸川的 -ai 與 -e、長汀的 -ai 與 -e、東勢的 -ai 與 -ie、定南的 -ai 與 -ei 都是兩個韻母同時出現在同一個方言中的支韻字，在暫不考慮滯後性音讀的情況下，可以分析成兩個層次。只是由於層次音讀在方言間的競爭替代或演變速率不同，各方言不同讀

客贛方言的「支與脂之」之別及相關韻攝的層次分析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Zhi 支 and Zhi 脂 / Zhi 之 and the Strata Analysis
of Some Relevant Rhyme Groups in Hakka and Gan Dialects

音保留的字不同而有參差。

不過，我們的研究材料顯示，並非所有客贛方言讀為非高元音的止攝字讀音都屬於支與脂之有別的讀音。客贛方言止攝開口文讀高元音以外的特殊讀音和例字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該讀音只出現於支韻字，是支與脂之有別的支韻字讀音，一類是該讀音也出現於脂韻或之韻，為支與脂之不分的讀音。下表是只出現於支韻字的止攝讀音和例字：

〈表 5〉

南城	iɛ	支	舐 ɕiɛ ¹	蟻 niɛ ⁰				
高安 ⁶	ai	支	舐 sai ⁶					
	iɛ	支	撕 siɛ ¹	舐 ɕiɛ ¹				
都昌陽峰	ɛ	支	舐 ʂɛ ⁶					
永修	ɛ	支	舐 dz ^h ɛ ³	蟻 niɛ ³				
上高	ai	支	舐 sai ³					
南豐	ɛ	支	舐 se ¹					
蓮花	e	支	是 se ¹					
建寧	ie	支	披 p ^h ie ¹	皮 p ^h ie ²	被 p ^h ie ³	支 tsie ¹	紙 tsie ³	
			蟻 ŋie ³	寄 kie ⁵	騎 k ^h ie ²	宜 ie ²	椅 ie ³	
			移 _白 ie ²					
梅縣	ai	支	徙 sai ³	舐 sai ¹				
于都	e/ie	支	被 p ^h e ¹	皮 p ^h e ²	避 p ^h e ⁶	舐 ʂe ¹	椅 ie ³	
			蟻 niɛ ³	梔 tʂe ¹	翅 tʂ ^h e ⁵	倚 tɕ ^h ie ¹	騎 tɕ ^h ie ²	
			寄 tɕie ⁵	移 ie ²	易 ie ⁶			
長汀	ai	支	徙 sai ³					
寧化	a	支	徙 sa ³					
	iəu	支	蟻 ŋiəu ³					
石城	ie	支	蟻 nie ¹					
揭西	ie	支	蟻 ŋie ³					
台灣北部 四縣	ai	支	徙 sai ³					
台灣東勢	ai	支	徙 sai ³					

⁶ 高安「舐」字語料讀 sai⁶者據劉綸鑫(1999)，讀 ɕiɛ¹者據顏森(1981)，但顏森(1981)「舐」與「撕」二字僅以不知本字的詞彙處理。

只出現於支韻字的特殊讀音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讀低元音 -ai 或 -a，如梅縣、長汀、寧化、台灣北部四縣和台灣東勢的 -ai 和 -a；另一類則為含有中元音的 -e / -ie 或 -ie 等，南城、高安、建寧、于都屬之。兩類讀音的區別除了音值的差異外，更在於它們在各方言中所處的音韻地位不盡相同。讀 -ai 的如梅縣、長汀、台灣北部四縣及東勢等還分布於少數歌韻字與泰韻字，它在止攝開口韻中的地位相當於閩南語的 -ua 韻，屬於上古歌部字的遺留。讀 -ie、-ε、-e、-ie 者又可以分為兩種情形，在有「魚虞有別」現象的南城、高安等贛語中，它們往往與魚虞有別中的魚韻字⁷ 讀音相同，而在沒有「魚虞有別」現象的大部分客家話中，它往往與蟹攝四等的白讀音相同。有趣的是，在「魚虞有別」的閩西建寧贛語及贛南于都客家話中，支韻的 -ie 韻既與魚虞有別層讀音相同，又與蟹攝四等字讀音相同：

〈表 6〉

建寧	ie	支	披 p ^h ie ¹	皮 p ^h ie ²	被 p ^h ie ³	支 tsie ¹	紙 tsie ³
			蟻 ŋie ³	寄 kie ⁵	騎 k ^h ie ²	宜 ie ²	椅 ie ³
			移 _白 ie ²				
		蟹四	批 p ^h ie ¹	米 mie ³	低 tie ¹	第 hie ³	泥 ŋie ²
			犁 lie ²	西 sie ¹	洗 sie ³	細 sie ⁵	雞 kie ¹
魚	女 ŋie ³						
于都	e/ie	支	被 p ^h e ¹	皮 p ^h e ²	避 p ^h e ⁶	舐 ʂe ¹	椅 ie ³
			蟻 nie ³	梘 tʂe ¹	翅 tʂ ^h e ⁵	倚 tʂ ^h ie ¹	騎 tʂ ^h ie ²
			寄 tʂie ⁵	移 ie ²	易 ie ⁶		
		蟹四	低 te ¹	底 te ³	弟 t ^h e ¹	提 t ^h e ²	剃 t ^h e ⁵
			替 t ^h e ⁵	犁 le ²	齊 ts ^h e ²	西 se ¹	洗 se ³
			細 se ⁵	泥 nie ²			
		魚	豬 tʂe ¹	芋 tʂ ^h e ¹	煮 tʂe ³	薯 ʂe ²	女 nie ³
			雞 tʂie ¹	鋸 kie ⁵			

寧化的 -iou 韻比較特別，它相當於該方言魚虞無別層的讀音，也與流攝三等尤韻字讀音相同。

⁷ 與支與脂之之別一樣，所謂「魚虞有別」，是指魚韻字的韻母至少有兩個層次，一個層次與虞韻韻母相同，另一個層次與虞韻字不同，前者通常稱為「魚虞無別層」，後者通常稱為「魚虞有別層中的魚韻字」，或簡稱「魚虞有別層」。

4. 支與脂之不分的白讀層

再看止攝開口文讀高元音以外的特殊讀音中，也出現於脂韻或之韻的方言、例字和讀音，是為支與脂之不分的白讀層：

〈表 7〉

修水	ɛ	支 脂 之	知 _白 tɛ ¹ 遲 _白 d ^h ɛ ² 痴 _白 d ^h ɛ ¹ 痣 _白 tɛ ^{5A}	池 _白 d ^h ɛ ² 指 _白 tɛ ³ 恥 _白 ⁸ t ^h ɛ ³ 齒 _白 ⁹ t ^h ɛ ³	支 _白 tɛ ¹ 屎 _白 sɛ ³ 之 _白 tɛ ¹	紙 tɛ ³ 二 ɛ ⁶ 止 _白 tɛ ³	兒 ɛ ² 志 _白 tɛ ^{5A}
新余沙土	ɛ	支 脂	撕 _白 sɛ ^{1A} 指 _白 tɛ ³	舐 _白 sɛ ³			
新余水西	e / ie	支 脂	舐 se ³ 指 tɕie ³	撕 θe ^{1A}	刺 tɕ ^h ie ^{1B}		
東鄉	ɛ	支 脂 之	紙 tɛ ³ 屎 se ³ 齒 t ^h ɛ ³	舐 se ³ 時 se ²	是 se ⁶		
永豐	ɛ / ie	支 脂 之	籬 te ² 地 t ^h ɛ ⁶ 李 te ³	舐 ɕie ³ 梨 te ^ʔ 里 te ³	義 ie ⁶ 利 te ⁶ 鯉 te ³	蟻 ie ^ʔ 理 te ³	
建寧	ei	脂 之	悲 pei ¹ 子 _白 tsei ³ 記 _白 kei ⁵	字 t ^h ei ⁶ 幾 _白 kei ³	事 _白 sei ⁶ 氣 k ^h ei ⁵	使 _白 sei ³	起 _白 k ^h ei ³
梅縣	e	之	事 se ⁵	痴 ts ^h e ¹			
翁源	ɛi	支 之	舐 sei ¹ 事 sei ³	蟻 ŋei ⁵			
河源	ie	支 脂 之	蟻 ŋie ³ 師 sie ¹ 士 sie ⁶	指 tsie ³ 柿 ts ^h ie ⁵	事 sie ⁶	使 sie ³	
揭西	ɛi	支 之	舐 ʃei ¹ 事 _白 ʃei ³				
武平	ɛi	支 之	舐 sei ¹ 事 _白 sei ⁶	蟻 ŋei ⁵			

⁸ 原文聲母如此，疑應作 d^h-。

⁹ 同上。

長汀	e	支 之	舐 ʃe^1 事 _白 ʃe^6	蟻 ŋe^5				
寧化	ei ɤ	之 支 脂 之	事 _白 sei^6 舐 sɤ^1 資 tsɤ^1 師 sɤ^1 祠 sɤ^2 使 sɤ^3	子 _白 tsei^3 紫 tsɤ^3 瓷 $\text{ts}^h\text{ɤ}^2$ 子 _文 tsɤ^3 飼 sɤ^6	此 $\text{ts}^h\text{ɤ}^3$ 自 _文 $\text{ts}^h\text{ɤ}^6$ 慈 $\text{ts}^h\text{ɤ}^2$ 士 sɤ^6	私 sɤ^1 字 $\text{ts}^h\text{ɤ}^6$ 柿 sɤ^6	四 _文 sɤ^5 絲 sɤ^1 事 _文 sɤ^6	
台灣北部 四縣	e / ie	支 之	舐 se^3 事 se^5	蟻 nie^5 絲 se^1	癡 ts^he^1			
東勢	ie	支 之	舐 ʃie^5 事 ʃie^5	蟻 nie^5 癡 $\text{tʃ}^h\text{ie}^1$				

上表各方言中止攝字的讀音雖然音值十分接近，卻因方言不同而分成數種不同的情形，不能一概而論。首先，修水的 $-\text{ɛ}$ 韻例字頗多，卻全部來自知章系字，且今讀為舌尖塞音或擦音，東鄉也有相同的情形。而永豐除「舐」、「義」、「蟻」三字讀 $-\text{iɛ}$ 外，讀 $-\text{ɛ}$ 的止攝字今讀皆為舌尖塞音聲母。這些現象都令人疑心它可能是以聲母為條件而產生的韻母。修水具有江西中部以北方言中常見的知三、章聲母讀為舌尖塞音的現象，讀 $-\text{ɛ}$ 韻的止攝知章母字都搭配舌尖塞音，便是這個現象的反映，而永豐具有江西客贛方言常見的來母細音讀舌尖塞音的現象，其讀為 $-\text{ɛ}$ 的止攝字大部分皆為來母字，也是這項音變的反映。知三、章讀舌尖塞音和來母細音讀舌尖塞音這兩個音變的共同點，除了舌尖塞音外，還在於它們都以 $-\text{i}$ 介音為條件。江敏華（2003:80）曾考察知三、章讀舌尖塞音的方言，發現它們大部分逢 $-\text{i}$ 介音或舌尖元音仍讀塞擦音，不會變為塞音，可見修水知、章系字的三等介音早在聲母讀為塞音之前就已經消失。來母細音讀舌尖塞音，顧名思義，它便是以細音為條件，逢 $-\text{i}$ 、 $-\text{y}$ 才變塞音。由此可見，永豐止攝來母字原來應有 $-\text{i}$ 介音，今讀 $-\text{ɛ}$ 的洪音讀法是 $\text{l-} > \text{t-}$ 以後介音進一步消失的結果。我們認為，修水、永豐等方言止攝字原來應該有一個支、脂、之不分的 $-\text{iɛ}$ 層次，此層次在修水和永豐分別經歷了以下的變化，因此修水知、章組字與永豐來母字讀為沒有介音的 $-\text{ɛ}$ ：

修水： $\text{tʃ}^h\text{iɛ} > \text{tʃ}^h\text{ɛ} > \text{t}^h\text{ɛ}$
 $\text{ʃiɛ} > \text{ʃɛ} > \text{se}$
 永豐： $\text{liɛ} > \text{tiɛ} > \text{te}$

支、脂、之不分的 $-ie$ 層次以聲母為條件分化為 $-ie$ 與 $-e$ 兩種讀音， $-ie$ 讀音由於 $-i$ 介音的作用，容易高化而與後來的文讀層 $-i$ 合流，而沒有介音的 $-e$ 讀音則較容易保留下來。本文認為，這便是修水、東鄉、永豐等方言止攝的 $-e$ 層次音讀集中在某些聲母條件下的原因。

屬於客家話的梅縣、翁源、河源、揭西、武平、長汀、台灣北部四縣與東勢的 $-e / -\epsilon / -ei / -ie / -ie$ 等韻，轄字雖有參差但有大體上的一致性，都出現於支韻和之韻字，並有出現於脂韻的，這些止攝開口白讀層讀音包括支、脂、之三韻的字，不能視為支與脂之韻的分別所在，而是屬於支與脂之不分的讀音層次。

寧化的 $-ɿ$ 也十分特別，論音值它並不屬於文讀層常見的高元音，謝留文（2003）或因此將它列為客家話支與脂之有別的支韻字讀音。然而仔細檢視，它出現於支、脂、之三韻且皆為文讀音，論聲母則皆為精、莊組字，事實上，它是屬於第 2 節所分析的文讀層 II，只不過寧化雖然精、莊、知、章只有一套塞擦音和擦音，但其韻母在精莊聲母和知章聲母下有別，精莊聲母下為 $-ɿ$ 韻，知章聲母下為 $-ɿ$ 。

上表中只有建寧的 $-ei$ 和寧化的 $-ei$ 不出現支韻字，對照〈表 5〉建寧支韻字有 $-ie$ 一讀，並且 $-ie$ 韻不出現脂之韻字，我們同意萬波（2010）認為贛語的建寧方言表現出支韻讀 $-ie$ 、之韻讀 $-ei$ 的分立情況。寧化則為支韻 $-iəu$ （見〈表 5〉）、之韻 $-ei$ 。此外，萬波（2010）認為建寧贛語表現出支、脂、之三分現象，支韻 $-ie$ ，之韻 $-ei$ ，脂韻則為與文讀層重疊的 $-i$ ，因為脂韻的「死」字表現出文讀 $sə^3$ 、白讀 si^3 的文白異讀。從建寧方言內部來看，文讀 $-ə$ 、白讀 $-i$ 的對比只出現在脂韻字，因此脂韻讀 $-i$ 者或許可以視為相應於支韻 $-ie$ 、之韻 $-ei$ 的白讀。不過，我們從跨方言的比較來看，「死」字文讀 $-ə$ 、白讀 $-i$ 的對比相當於其他客贛方言 $-ɿ$ 與 $-i$ 的對比，而這種對比也出現在支韻或之韻字，以客家話的河源與贛語的宜黃為例：

〈表 8〉

		河源	宜黃
支	支韻—章母	tsl^1	tsl^1
是	支韻—禪母	si^6	ci^1
之	之韻—章母	tsl^1	—
止	之韻—章母	tsi^3	—
志	之韻—章母	tsl^5	—
齒	之韻—昌母	$ts^h i^5$	$tɕ^h i^3$
時	之韻—禪母	sl^2	sl^2

「支」與「是」都是支韻章組字，「之止志齒時」都是之韻章組字，但韻母都分別有 -ɿ 與 -i 的對比，可見應當分為兩個層次，而這兩個層次都是跨支、脂、之三韻的。本文認為，這兩個層次都屬於文讀層，分別為第 2 節所分析的文讀層 I 與文讀層 II。

5. 止攝讀音與相關韻攝的關係

上面我們將止攝分為兩個文讀層及三個白讀層，白讀層中有兩個層次屬於支與脂之有別，另一個層次為支、脂之三韻無別。辨認某讀音的層次歸屬除了看它在支、脂、之三韻的分布情形外，還要看它在各方言中所處的音韻地位，也就是該讀音與其他韻攝的分合關係。白讀層中表現為低元音 -ai 或 -a 者，除了出現於支韻字外，還出現於少數歌韻字與泰韻字，如「我」、「個」、「荷」(k^hai¹，挑重物之意)、「哪」、「大」等，屬於上古歌部字的遺留（以下稱此層為「支與脂之有別」的白讀層 I）。這一層次的讀音多出現於客家話，在贛語中幾乎很難找到。屬贛語的高安、上高雖然有讀為 -ai 的支與脂之有別的支韻字讀音，但此讀音並不出現於歌韻字或泰韻字，不完全符合「支與脂之有別」的白讀層 I 的特點，由於高安另有屬白讀層 II 的 -ie 韻，本文仍將高安、上高的 -ai 韻依其音值歸為白讀層 I。贛語缺少典型的「支與脂之有別」的白讀層 I 也相當符合劉綸鑫（2010）主張用「客家方言古果攝少數字的韻母為 [ai] 或與之色彩相似的 [æ]」這一特點來區別客贛方言。由於果攝字沒有上古歌部字遺留的痕跡，止攝支韻字的上古層次也就模糊難辨。

白讀層中的另外兩層（以下分別稱為「支與脂之有別」的白讀層 II 及「支脂之不分的白讀層」）在音值上十分接近，都屬於非高元音的 -e / -ɛ / -ei / -ie / -ie 等韻母，這些韻母在有「魚虞有別」的方言裡，它幾乎一律與魚虞有別層中的魚韻字讀音相同。止攝字與魚虞有別中的魚韻字讀音相同者，既包括「支與脂之有別」的白讀層 II（如南城 -ie、高安 -ie、建寧 -ie、于都 -e / -ie 等），也包括「支脂之不分的白讀層」（如修水 -e、新余沙土 -ɛ、東鄉 -ɛ、永豐 -ɛ / -ie 等），更包括屬於文讀層 II 的讀音（如寧化的 -ɤ）；而同屬「支與脂之有別」的白讀層 II 的讀音，在大多數方言中與魚虞有別層讀音相同，在寧化方言中卻與魚虞無別層的讀音以及流攝三等尤韻字讀音相同。基於此，本文認為止攝與遇攝讀音相同並不是一個時間深度很深的現象，而只是一種晚期因音近而合流的現象。

此外，客贛方言止攝非高元音的 -e / -ɛ / -ei / -ie / -ie 還與蟹攝的祭、泰、佳、齊等韻關係密切，前面我們已見到止攝這些白讀音在沒有「魚虞有別」的客家話

中，與蟹攝四等的白讀音相同，事實上，止攝字與蟹攝字的關係密切，其範圍可能涵括蟹攝的四個等。本文發現，-e / -ɛ / -ei / -ie / -ie 等韻母有與蟹攝四等相同的，也有同時與一、二、三等相同的，具體的情況整理如下。

一、止攝白讀 = 蟹一 = 蟹二 = 蟹三 = 蟹四

台灣東勢支、之韻白讀的 -e / -ie 還出現在蟹攝的四個等：

〈表 9〉

台灣東勢	蟹一	艾 jie ⁵						
	蟹二	街 kie ¹	鞋 he ²	矮 e ³				
	蟹三	世 jie ⁵	勢 jie ⁵					
	蟹四	底 te ³	低 te ¹	弟 t ^h e ¹	泥 ne ²	犁 le ²	齊 ts ^h e ²	
		洗 se ³	細 se ⁵	婿 se ⁵	雞 kie ¹	繼 kie ⁵	契 k ^h ie ⁵	
		溪 k ^h e ¹						

以上皆屬白讀音，東勢二等另有 -ai，三、四等另有 -i 的文讀層，一等則除「艾」字外都讀為 -oi 或 -ai。

二、止攝白讀 = 蟹二 = 蟹三 = 蟹四

翁源、揭西、武平、長汀、陸川等方言，支、之韻白讀的 -ei 或 -e 韻還出現在蟹攝的二、三、四等：

〈表 10〉

翁源 -ei	蟹二	篩 ts ^h ei ¹	矮 ei ³				
	蟹三	例 lei ³					
	蟹四	批 p ^h ei ¹	低 tei ¹	替 t ^h ei ⁵	弟 t ^h ei ¹	泥 nei ²	犁 lei ²
		齊 ts ^h ei ²	洗 sei ³	細 sei ⁵	雞 kei ¹		
揭西 -ei	蟹二	篩 ts ^h ei ¹	鞋 hei ²	矮 ei ³			
	蟹三	世 jie ⁵					
	蟹四	批 p ^h ei ¹	低 tei ¹	替 t ^h ei ⁵	弟 t ^h ei ¹	泥 nei ²	犁 lei ²
		齊 ts ^h ei ²	洗 sei ³	細 sei ⁵	雞 kei ¹		
武平 -ei	蟹二	埋 mei ²	牌 p ^h ei ²	買 mei ¹	賣 mei ³	篩 ts ^h ei ¹	街 kei ¹
		矮 ei ³					
	蟹三	例 lei ³					

	蟹四	批 p ^h ei ¹ 齊 ts ^h ei ²	低 tɛi ¹ 洗 sei ³	替 t ^h ei ⁵ 細 sei ⁵	弟 t ^h ei ¹ 雞 kei ¹	泥 nei ²	犁 lei ²
長汀 -e	蟹二 蟹三 蟹四	埋 me ² 例 le ⁶ 批 p ^h e ¹ 齊 ts ^h e ²	牌 p ^h e ² 世 ʃe ⁵ 低 te ¹ 洗 se ³	買 me ¹ 替 t ^h e ⁵ 細 se ⁵	賣 me ⁶ 弟 t ^h e ¹ 雞 tʃe ¹	街 tʃe ¹ 泥 ne ²	犁 le ¹
陸川 -ɛ	蟹二 蟹三 蟹四	篩 se ¹ 例 le ⁵ 低 tɛ ¹ 細 se ⁵	世 se ⁵ 梯 t ^h ɛ ¹ 雞 ke ¹	泥 ne ²	犁 le ²	齊 ts ^h ɛ ²	洗 se ³

其二等另有 -ai (武平為 -a)，三、四等另有 -i 的文讀層。此外，長汀、武平蟹攝四等還有與二等 -ai 相同的白讀音，如「溪」字長汀為「hai¹」，武平為「ha¹」。客家話蟹攝二、三、四等有相同讀音層次的方言相當多，粵西客家方言多屬此類。

三、止攝白讀 = 蟹三 = 蟹四

以河源為例，支、之韻白讀的 -ie 韻還出現在蟹攝的「斃例祭世(蟹三)閉批米低堤梯體替題弟第泥犁禮妻齊西洗細雞啟(蟹四)」等字，以現有材料來看，河源方言蟹攝三、四等的 -ie 韻並沒有相應的文讀層。贛語東鄉、永豐、于都方言止攝白讀的 -ɛ 或 -e / -ie 韻還出現在蟹攝三等及四等，其蟹攝三、四等另有讀 -i 的文讀層。

〈表 11〉

東鄉 -ɛ	蟹三 蟹四	制 te ¹ 低 te ¹	世 se ⁵				
永豐 -ɛ	蟹三 蟹四	斃 pe ⁵ 低 te ¹ 泥 le ²	厲 tɛ ⁵ 梯 t ^h ɛ ¹ 犁 tɛ ²	例 le ⁵ 體 t ^h ɛ ³ 齊 ts ^h ɛ ²	替 t ^h ɛ ² 西 se ¹	弟 t ^h ɛ ¹ 洗 se ³	第 t ^h ɛ ⁵ 細 se ²
于都 -e/ie	蟹三 蟹四	例 lie ⁶ 低 te ¹ 替 t ^h e ⁵ 雞 tɕie ¹	弟 t ^h e ¹ 犁 le ² 契 tɕ ^h ie ⁵	抵 te ³ 齊 ts ^h e ² 泥 nie ²	底 te ³ 西 se ¹	堤 t ^h e ² 洗 se ³	提 t ^h e ² 細 se ⁵

四、止攝白讀 = 蟹三

修水止攝白讀的 -ε 韻還出現在蟹攝三等祭韻的「制世」二字，祭韻另有讀 -i 的文讀層。

五、止攝白讀 = 蟹四

定南的 -ei，石城、建寧的 -ie 分別與該方言部分蟹攝四等字白讀音相同，其四等另有讀 -i 的文讀層：

〈表 12〉

定南 -ei	蟹四	低 tei ¹ 洗 sei ³	弟 t ^h ei ¹ 細 sei ⁵	第 t ^h ei ¹	泥 nei ²	犁 lei ²	齊 ts ^h ei ²
石城 -ie	蟹四	低 tie ¹ 西 cie ¹	替 t ^h ie ³ 洗 cie ³	弟 t ^h ie ¹ 細 cie ³	泥 nie ² 雞 kie ¹	犁 lie ² 溪 k ^h ie ¹	齊 tɕ ^h ie ²
建寧 -ie	蟹四	批 p ^h ie ¹ 西 sie ¹	米 mie ³ 洗 sie ³	低 tie ¹ 細 sie ⁵	第 hie ³ 雞 kie ¹	泥 ŋie ²	犁 lie ²

綜合以上材料，我們認為客贛方言蟹攝應該有一個四等同讀的層次，一個二、四等同讀的層次，以及一個二等讀低元音、三四等讀高元音的文讀層。其中四等同讀的層次在某些方言中的表現已十分模糊，不容易在四個等當中都找到完整的例子，但這個層次在許多方言中都與止攝白讀層讀音相同。

回到止攝層次分析的問題，前面提到，客贛方言止攝非高元音的 -e / -ε / -ei / -ie / -ie 等可以細分為「支與脂之有別的白讀層 II」與「支脂之不分的白讀層」。不過，從它們與遇攝或蟹攝的關係來看，這兩個層次的音韻行為並沒有太大的區別，這些讀為 -e / -ε / -ei / -ie / -ie 等主元音為中元音的止攝字，不論是屬於支與脂之有別的支韻字讀音，或是屬於支、脂、之三韻不分的讀音，可以視為同一個較大的白讀層。本文認為，支、脂、之韻發生三韻合流的過程中，客贛方言正是讀為這些中元音的韻母，有些方言已經發生合流，有些方言則仍保持支與脂之分立，而產生這些方言的分歧。此外，止攝字與蟹攝字同讀的時間深度也不是很長，它們應該也是後起讀音相同而合流的結果。止攝開口支韻字與蟹攝開口四等字的讀音都有文讀為高元音、白讀為低元音的特色，它們大致經歷過相似的低元音高化過程，-e / -ε / -ei / -ie / -ie 等形式正是高化過程的中間階段。不過，這不見得表示止開三與蟹開四在讀為低元音時便已合流。客家話的表現顯示，蟹攝四等的低元音保留得較多也較久。

6. 結語

綜合本文的討論，客贛方言支、脂、之三韻不分的止攝文讀層分析如下：

〈表 13〉

	大多數客贛方言			寧化		
	精莊知章	日母	其他聲母	精莊	知章	其他聲母
文讀層 II	-ɿ / -ʅ / -ɔ̃	-ə	-i	-ʔ	-ɿ	-i
文讀層 I	-i			-i		

文讀層在客贛方言中多呈系統性的出現，因此可以視為客贛方言止攝字的主體層，更細究一些，則客家話多文讀層 I，而贛語多文讀層 II，從音值來看，文讀層 II 和近代官話的關係相當密切，由此可見贛語受到更多官話的影響。

客贛方言支韻白讀可區分的層次和類型如下：

〈表 14〉

	支與脂之有別的 白讀層 I	支與脂之有別的 白讀層 II	支脂之不分的 白讀層
高安 / 陸川 / 定南	-ai	-ie / -ε / -ei	
上高	-ai		
東勢 / 梅縣 / 長汀	-ai / -ai / -ai		-ie / -e / -e
寧化	-a	-iəu	-ei
南城 / 都昌陽峰、永修、南豐 / 蓮花、于都 / 建寧、石城		-ie / -ε / -e / -ie	
修水、新余、東鄉、永豐 / 武平、翁源 / 河源			-ε / -ei / -ie
揭西 / 建寧		-ie	-ei / -ei

客贛方言止攝白讀層的類型分布請見〈圖 1〉與〈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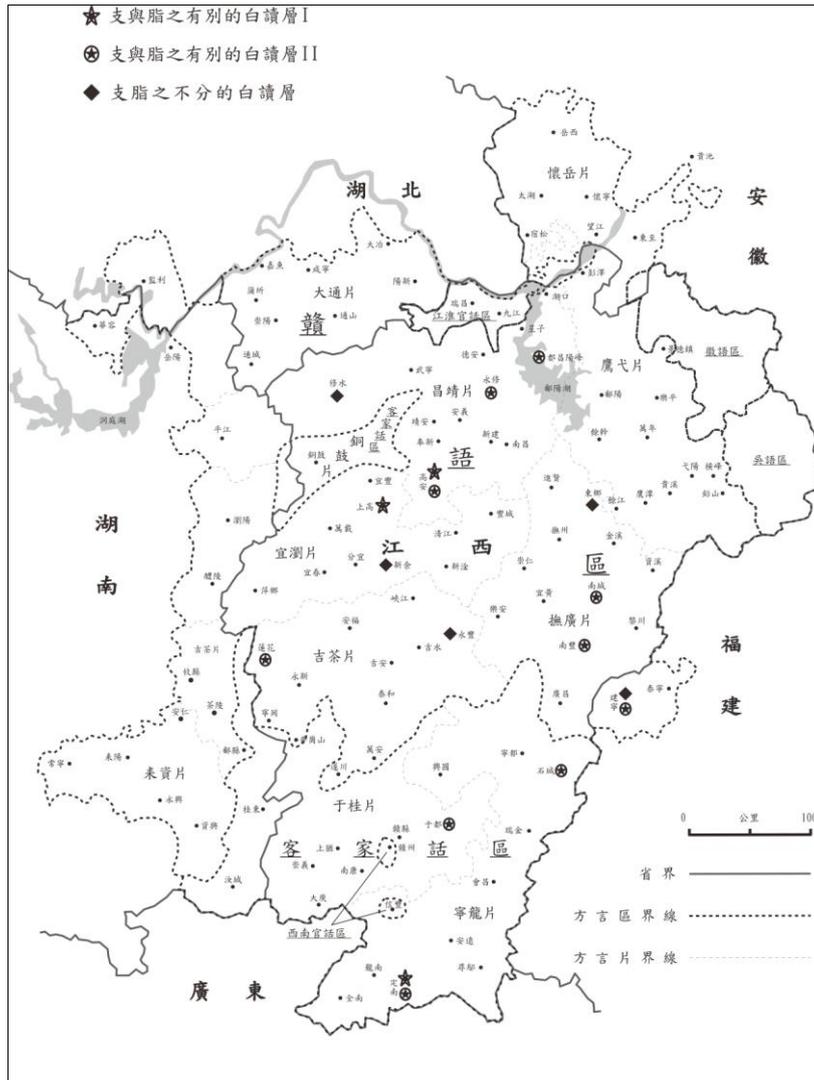
由上表可知，屬於上古歌部字遺留的「支與脂之有別的白讀層 I」多見於客家話，贛語中只有高安與上高，且其特徵並不典型。是否具有此層次音讀，可以作為區別客家話與贛語的參考指標之一。「支與脂之有別的白讀層 II」是梅祖麟（2001）所稱的南朝層次，也就是反映南朝江東方言音系的層次，此層次音讀多出現於贛語，客家話則較零星出現。梅祖麟（2001）認為北部贛語是保存江東方

客贛方言的「支與脂之」之別及相關韻攝的層次分析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Zhi 支 and Zhi 脂 / Zhi 之 and the Strata Analysis
 of Some Relevant Rhyme Groups in Hakka and Gan Dialects

言痕跡的現代方言，有其觀察的理據，只是透過更細緻的方言比較與層次分析，本文發現客家話也不能完全排除江東方言的成分。此外，「支脂之不分的白讀層」與「支與脂之有別的白讀層 II」在音值上十分接近，在大多數方言中有互補分布的現象（寧化、揭西、建寧除外），並且它們與各方言中相關韻攝讀音的關係也相當近似，本文認為這兩個層次屬於時間上較為接近的一個大層次，它們是支脂之三韻合流過程中，各方言因演變速度不同或層次競爭、音讀替代的結果不同而產生的方言分歧現象。



〈圖 1〉客家話支韻白讀的層次類型



〈圖 2〉贛語支韻白讀的層次類型

引用文獻

- 王曉君. 2010. 〈江西新余贛方言音系〉,《方言》2010.3:259-272。
- 江敏華. 1998.《臺中縣東勢客語音韻研究》。臺北：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 李如龍, 張雙慶. 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長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3.《長汀縣志》。鄭州：三聯書店。
- 張燕娣. 2007.《南昌方言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 梅祖麟. 2001.〈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中國語文》2001.1:3-15, 94。
- 陳昌儀. 1991.《贛方言概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黃雪貞. 1995.《梅縣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萬 波. 2010.〈贛語建寧方言支脂之三分現象——兼論《切韻》支脂之三韻音值的構擬〉,《方言》2010.1:1-6。
- 劉綸鑫. 1999.《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劉綸鑫. 2008.《蘆溪方言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 劉綸鑫. 2010.〈再論客家方言和贛方言的關係〉, 第九屆客家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 盧繼芳. 2007.《都昌陽峰方言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 謝留文編纂. 1998.《于都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謝留文. 2003.〈客家方言「魚虞」之別和「支」與「脂之」之別〉,《中國語文》2003.6:512-521。
- 顏 森. 1981.〈高安（老屋周家）方言的語音系統〉,《方言》1981.2:104-121。
- 顏 森. 1993.《黎川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顏 森編纂. 1995.《黎川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羅美珍, 鄧曉華. 1995.《客家方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Zhi 支 and Zhi 脂 / Zhi 之 and the Strata Analysis of Some Relevant Rhyme Groups in Hakka and Gan Dialects

Min-hua Chiang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reflexes of the Middle Chinese Zhi 支, Zhi 脂 and Zhi 之 rhymes of the Zhi 止 rhyme group in modern Hakka and Gan dialect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strata analysis, two literary and three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 strata of the unrounded Zhi 止 rhyme group are found in the Hakka and Gan dialects. The two literary pronunciation strata both show no contrast between Zhi 支 and Zhi 脂 / Zhi 之. They are the main pronunciations of Zhi 止 rhyme group in the Hakka and Gan dialects; the second literary stratum, which is quite similar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Mandarin dialects, is more commonly found in the Gan dialects. Among the three colloquial strata, two of them have distinct pronunciations only for Zhi 支, and the other has no contrast between the three rhymes. Through observing and comparing the patterns of split and merger of the Zhi rhyme group in the Hakka and Gan dialec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tricate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ronunciations of Zhi 支 rhyme and the Guo 果, Yu 遇, Zhi 止, Xie 蟹, and other rhyme groups; furthermore,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Hakka and Gan dialects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Hakka, Gan, strata analysis, Zhi rhyme group, Guo rhyme group, Yu rhyme group, Xie rhyme group